

通玄真經卷之三

寶三

宋義即試大理寺應務州府軍縣本末非正係注

九守篇

守者專一於志而九備於數極則物無不在其域事無不與其成此篇自守摺已上至於守虛凡有十章各標守字唯一章各隱九數之中文者於一篇之內今細九守者蓋在用九之義也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為一混同

元氣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一至清

澄則自有輕重之比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

陽氣有滯躁故生陰陽數有終始故為四時

精氣為人煩氣為蟲是以人得最靈之名蟲

為庶類之數也矣剛柔相成萬物乃生剛陽

之性也柔陰之體也二氣推接乃資生矣精

神本乎天稟輕清以虛通骨骸根于地稟重

濁而係滯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

存夫有生有化天理之常故其生也則故爾

為形為神其化也則寂然反本歸根來非所

尚去非在我則我尚之見馮何立哉門者復

化之蹟也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

於人不致我尚推彼自然以天為父以地為

母宗順於神形之極法則於覆載之德陰陽

為綱四時為紀不持此以為綱紀則無以同

乎大順也矣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者

死順者生天地而以安靜而成其德況夫所

生之物欲躁動而可求存者乎故靜漠者神

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精神管定安

乎天之靜漠大道宗體在乎心之虛無夫精

神者所受於天而骸骨者所稟於地也所謂

貴神以存形耳故曰道生一夫道無所生一

無所生今觀肇有之前強名曰道數方混故

謂之一也一生二蒼泮為陰陽二氣也二生

三陽清上為天陰凝下為地二氣交和中為

人也三生萬物三才既立萬化能生故品類

日新矣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背陰

而陽物之順生也沖之為和生氣之本也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受氣以變化而

生此形神一月而膏結聚之始如脂膏二

月而脉血氣通而成脉也三月而胚肉未堅

但有胚脈也四月而胎微有狀狀五月而筋

全生十月五得其半篇者堅肉未骨處則未

半故此時成也夫精血之變以成骨肉而骨

堅肉澤則生氣不遺故內藏其脉骨連其筋

以通洩生氣連綴文節也六月而骨精樂始

變之為骨也七月而成內全五藏外具九竅

八月而動動於支體九月而躁動之數也十

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中外各正肝主

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此之所主

或與諸說不同雖五藏七竅定有所主而勾

帶開通無所不應故此獨不言心者以其聚

藏之靈者故外之一竅主所不及也外為表

中為裏四支九竅之表五藏六府之裏頭之

圓以法天足之方以象地天圓而地方故其

上下各以類也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

十六日九解者天之九官門也人有四支五

藏九竅三百六十骨節皆法象於上也天有

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風蕪之兩花之此

取與也寒主殺暑主和此喜怒也膽為雲勇

成之象肺為氣皓素之象脾為風確動之象

腎為雨陰澤之象肝為雷震若之象人與天

地相禪類而心為之主心為感變之主亦類

乎連九之機本也其餘支藏皆有所應則天

人之際相標類矣然心者本主於舌之一竅不受外寒特無所幸故為象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象日月象月象風血象雨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夫日月差度則至薄蝕風雨不時要折

五穀施之於身斷可知耳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五星所鎮各有分野天時人事交感而生故諸侯之國方伯之州一至失德則象變於上下受其災是知人與天地相標類矣耳目日月也血氣風雨也氣悖則風飄血沈則雨滯耳目不節則日月差度蓋其然矣天地之道至闕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視聽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夫天地廣大不可際極日月章耀未嘗不臨尚以虧蝕之損節其全功寒暑為恒受其神明況乎居分割之人而能用之無節者也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善守其內者不為外之所失也夫血氣者人之精華者類已五藏者人之精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皆內藏為精外用

為神者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曾履充而嗜欲省凡善惡見於顏色身性變乎喘息皆血氣外越之候也夫如是損之與益自可明矣故血不逆於中則筋骨充實氣不逆乎外則情欲寡省氣不足乃有嗜嗜和而調

者何有嗜欲哉嗜欲者即耳目清而聽視聰達嗜欲之來多在耳目故其寡者即目清矣清則耳聰不惑日達不眩也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即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感而氣不散五藏皆有所象神氣各異唯心為百神五藏之主夫能使有所屬不聞不應則神全氣專矣然其勝勇肝動成越神非心所制豈可正哉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心之全功能用皆可慮禍無由入衰氣不能襲夫邪氣化中由其無主焉禍生外以其時機欲氣正者邪不能襲神全者福至者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唯寧心則治五藏自見乃知天下也夫孔寂者精神之戶牖也假是以通明藉之以出入氣意者五藏之使候也意氣為

使則五藏可候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慮之有刃血氣滯滯而不休即精神馳騁而不守神以形累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辨則聖微亂則迷者也故聖人愛而弗越愛守於形神不越於聲色聖

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所謂物誘於前心慕於後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門何足見也誠能備前之德則玄鑿無離而況禍福已形無不見也夫辨類以相名明數以相生者事可觀矣緣性以符本精神以冥達則性也可原矣外者達之前也內者光之間也往者有迹過迹以至外來者未形當先以緝內蓋明機達之未可得而知禍福之門何足備者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外淫則推蕩在化不能鑒之自我也故五色亂目使不明色視乃眩五音入耳使不聰聽乃或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連失正味趨含滑心使行飛揚中有所亂自無恒業故嗜欲使人

之氣淫好憎使人之精勞弗疾去之者即志氣日耗以是而往其能久乎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也昔隨其所著好厚養以傷生也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也忘歡故樂足遺生故身存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二氣交運所以相通萬物大生其原一也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如其一原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不由道本則類皆昧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同生天地之間則吾身當萬物之一數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唯其同者不至相與彼此欲生不可事也。時之自生不能使生憎死不可辭也。時之將死不能惡死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非悅貴而得貴。惡賤而去賤。直自然耳。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任物我之自安乃極其分制而極之。固非極也。夫放任所極非樂極而何也。守虛以不惑其累為虛也。

樂其業因所適之時安所處之位。遺世治亂而不惑其隱見斯可謂樂天之業也。夫哀樂者德之衰也不得道之正月好憎者心之累也。中之不虛忘而所係為累喜怒者道之過也。過超中和之道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天道常生處無為者時然則然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妙用之神聖人所貴形勞而不休即歷精用而不已即竭是故聖人遵之弗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心之無私乃能窮彼所有之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唯其虛也能盡於彼所求之限也。恬愉虛靜以終其命。任此四德而乘化以終也。無所踈無所親過之一也。抱德煬和以順於天。抱安靜之德煬和生之氣以順乎自然與道為際與德為鄰。涉虛以應者際極皆道也。御有以順者左右皆德也。不為福始不為禍。先夫福非福也。而安以為福禍非禍也。而疎以為禍能安於禍則寧異其福不安所福則福在於禍禍福之體不在窮達而宗於躁靜者也。且先始之義。

主於動作言凶生乎妄動倚伏在於動時是以聖人無為無作無耦無福備然而往備然而來禍福之迹外彰而屯泰之情不入也。死生無變於己冥順變化者無時而不恆此已之未嘗生死也。故曰至神神即以求無不得也。以為無不成也。用之無方。守無耦萬物而不物則無我無物矣。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夫曠然神平無累於靈府以輕脫世榮也。細萬物即心不感心存物外則以太山如秋毫安小大之域。遺巨細於彼夫何感哉。齊死生即意不慚夫覺以夢直夢以覺知死生動息各在其分齊於是道何所懼焉也。同變化即明不眩我亦物也。同乎變化能知此者不昧天理之明夫至人以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德主而不替道行而常通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用備天下未嘗勞神宗極道原本非喪體無往而不遠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究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之。委抱天命究轉隨時遭乎禍福不足以為內患也。夫為義者可迫以。

仁而不可劫以兵也受命之巨心感之士雖
 雖由乃守節不移唯示之以仁不可迫其行
 也可正以義而不可縣以利也可以義正之
 而不可以利誘之義在素利也君子死義不
 可以富貴留也伯夷叔齊之類是也為義不
 可以死亡恐也齊大夫陳不占之類是也又
 況於無為者乎能守一義備至亡身雖無
 為寧以形累無為者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
 為影柱影柱者立之而不礙也至人不宜於
 天下則萬物居然自立矣無累於道則天下
 洞然皆通耳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
 下考世俗之行乃足著也曰可明之夫無以
 天下為者學之建鼓也凡學者本欲復其性
 可能無以天下為者中學所未及也若建鼓
 求子足明子已先柱求之不及也
 守平去其所為道自夷矣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此之身即賤
 夫身也者以清暢保安為貴耳衆人徒知勢
 以舉身利以資我而莫知居此者不全安暢
 之分之以賤彼所奉而固其本也故聖人食

足以充虛接氣衣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
 果腹則安用身則已自此之餘為性命意故
 聖人外之也不貪付不多積理然自得非貪
 所得物勢自積非多所積清目不視靜耳不
 聽不主聲色自然清淨閉口不言委心不慮
 不妄嗜口進而後應不先念慮慮而後定棄
 聰明反太素不由耳目之前而歸形質之始
 休精神去知故故事也休言外而不馳去謂
 中而不惑也無好無憎是謂大通平施於物
 故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
 成若存乎此得道之宗即心微其除心累斯
 去而平和可故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縣以
 利利在於和善養者知之也縣依則往喪生
 者之利也通外內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符合
 也且我有理然之道以徇彼則彼有物然之
 理固在我而以合之何外勢以能誘耳無外
 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夫出入無間玄同
 物我是無外之大無內之貴也貴且大不可
 偏由而已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易得自任之理則易也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夫欲不
 過節則能盡情性之生理不妄喜怒則能正
 心術之雜亂也養於以和持以適和以養生適
 以任情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道以勝故
 自貴德以死故自富性有弗欲無欲而弗得
 自足者常得也心有弗樂無樂而弗為不樂
 一境故能為天下之樂也無益於性者不以
 累德故非性益德以辭成可不便於生者不
 以滑和辭則便生和固欲亂縱身肆意而度
 制可以為天下儀夫德之大者舉措不踰閭
 也則雖身肆者皆可以為求儀量腹而食制
 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斯至人之守簡
 易也餘天下而弗有委萬物而弗利豈為貧
 富貴賤失其性命哉物之自有未知自全若
 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清而不撓可堅嗜欲之矣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
 鼻之於香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性一也
 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其所以
 為別者異也夫生之情也六事同道可若外

不過當內不犯和則畢命自天全行歸物若
聲色以蕩志米炭以加身自然與死為徒與
妄為迹豈非天受人喪所制冥冥者哉神者
智之淵也以萬神深靜所以智用無竭也神
清即智明但不為物濁則舉事明睿智者心
之符也心有所至智則舍而辨之智公即心
平心能使智能謙虛應嘗則可見心之正矣
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靜
也不外受故清不中撓故靜鑒照之者自然
而明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 形其情者
唯心之靜也且好為則有遺勞擾則無鑒清
平如水即物至自形矣故用者必假之於弗
用也役之以至勞用之無用也澄之以成鑒
不用之用也夫鑑明者塵垢弗污也 鉉鏡神
清者嗜欲弗誤也 神清則智明智明則不失
常性故無累耳 故心有所至神即泯然在之
心者直至神者妙用夫意行則神往意止則
神住可不澄定乎反之於虛即消燦滅息矣
虛者神之宅也反則剝心而任神志欲而能
鑒矣是以陰陽水火不復牽變於已也此聖

人之游也神與化游故治天下者必達於性
命之情而後可也夫有生之域唯性與命情
所同保類所異者非神而不可達非大順而
不可治也

守真適形而安則安而無他適性而往則所
至非妄然大名大飾亦自此而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
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生
之不得已者衣食也周身量腹餘為他物矣
但內外無汙謂之聖人也故能有天下者必
無以天下為者也聖人不以天下奉己之嗜
欲而忘天下者也故有能治之名寄於天下
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者也大名譽
所求不飾於妄而區區之行皆妄誠達乎性
命之情仁義乃因附也 通性命者舉措自成
仁義之行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同條
達澹然無事內無累為虛通勢利不能誘也
無貪聲色不能淫也 無染辯者不能說也無
惑智者不能動也 無勇勇者不能恐也無懼
此真人之道也 淳粹之至夫生生者不死化

化者不化 夫道常存能化於物故順天不可
見同道不可窮也 不達此道者雖智統天地
明照日月辯解連環 莊子云惠施之辯連環
可解也 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夫冥順
於天玄同於物則變化之機可驗性命之理
可通然後在家在那未嘗不達若以智謀明
察辨說德澤蓋一曲之功非全治之道也故
聖人不失所守謂守生化之原不用明察為
治故天下咸若百姓謂我自然也
守靜 聖人安此以為生根德本也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 盡其生分始
可為養 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 受物以虛接
事以和德居此而為成外不亂內即性得其
宜聲色俱為棄物性乃全也內不動和即德
安其位 不以愛累虧接物之和故德有所享
於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
矣夫性之未全為欲所牽也不可經綸世也
德之將敗為物所累者不可終天年也而外
有物傷中唯性變雖欲勿因其可得哉故靜
漠保生乃堪涉動和愉然後保終體道之人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
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生
之不得已者衣食也周身量腹餘為他物矣
但內外無汙謂之聖人也故能有天下者必
無以天下為者也聖人不以天下奉己之嗜
欲而忘天下者也故有能治之名寄於天下
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者也大名譽
所求不飾於妄而區區之行皆妄誠達乎性
命之情仁義乃因附也 通性命者舉措自成
仁義之行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同條
達澹然無事內無累為虛通勢利不能誘也
無貪聲色不能淫也 無染辯者不能說也無
惑智者不能動也 無勇勇者不能恐也無懼
此真人之道也 淳粹之至夫生生者不死化

此之謂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積氣形和性靜此患何施夫血脉鬱滯在乎厚養五藏積氣由之喜怒也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埃挽性亂和法名求福者傷生之士也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此聖人與道之辭也

夫靜聖之道與治相符與亂相反故無明王則自全之遠末之能保矣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此聖人勸道之辭也且有堪任之才未遇權變之用則多事之

世未能脫離况非守靜而踐危機哉夫目察秋豪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者大有

所忘一淫聲色失性之遠今萬物之末摧拔吾生攫取吾精若泉原也聲色之類左右不可重故至天生場精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

以在耳目之前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墜心之堅唯有靜者能之故一至嗜欲雖禍如丘山亦未之見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守法法之上者在乎法天法天之法未有無

所法而同乎大順者也

老子曰上聖法天上古聖君法象天道不教而自化素智而成功成德日新故無得而稱玄功莫朕是以不知帝力也其次上賢以賢德之道為上也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謂獨任致危也上賢者癡惑之原也上賢

則爭爭為亂本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法自然之道則二儀通治虛靜為主天之體也虛無不受靜無不持持循制萬物之紛撓知虛

靜之道乃能終始未嘗抑物付之自極如四時相謝無盡也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靜則各正性命故曰勿撓勿纓萬物將自清

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天道然也經謂多方敢謂設苛政也守弱居柔所不敵之地故成其大勝之道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逸而志驕所謂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大者用兵侵小晉滅秦楚伐隋之類小者倨傲陵下曹共公衛獻公之類用心奢廣譬猶颶風暴雨不

可長久夫強盛之氣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春借之君是以聖人以道鎮之非虛柔之道孰能安執一無為以損沖氣沖中見小守柔退而勿有見小自成其大守柔能制其剛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夫處下衆歸體

謙物與故不求而名遠不爭而功成弗強故能成其王德歸者寧力制者叛為天下此故能神不死死者柔之謂也聖人法之以存神

自愛故能成其實將欲貴位在乎愛身故以道自勝則身可長保身存者貴其亡乎萬乘

之勢以萬物為功名功名小大隨位而立權任至重不可以自輕莊子曰輕用吾身而亡吾國也自輕則功名不成未有身不治而國治者也夫道大以小成多以少生大之資者一乘可多之要者一算可故聖人以道涖天

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道以微妙為大德以損缺為美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奉不足其猶張弓乎勢之均也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故聖人卑謙守

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法
江海之故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
致其賢心之常下德之彌高身之常進行之
彌進也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
者亡飄風驟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小
谷揚激若注之須臾則至乎盈溢飄風驟雨
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
地故不得不奪奪其歸奉之德是以聖人執
雌牝去驕奢不敢行強梁之氣連天地之戒
也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泰故能長
久唯能雌者故能有立健之德也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日中
則吳月盈則虧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
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日進以牝
者推柔以御物也天道虧盈益謙聖人能法
故感德日新而無所替入之情性皆好高而
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
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弗能成執之故弗
能得夫物宜更變理勢大均果且而有成果
且而無得設使居其位者亦素定分豈好惡

備執而能得之者哉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
成弗執而得乘彼自然則與時而成與物而
得也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同所適之
情異所從之道反其愛惡之私乃成長久之
德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危其沖則
正其盈則覆事具周典夫物盛則衰日中而
移月滿則虧樂極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
愚至察無徒匿耀守衆多聞博辯守以儉矜
能有辱持後無失武力勇毅守以畏輕敵多
敗慮俱保勝富貴廣太守以狹驕盈日危謙
損日福也德施天下守以讓自伐乃衰推物
乃全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夫有天下
者位之極也若以極及而持極位則傾覆矣
非此五德何以守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蓋
順中爲常如彼戒器者夫唯不盈是以能弊
不新成以謙虛之故弊資道德之新成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所謂大順
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可無不可則
常可矣無樂則常樂矣無樂即至樂極矣言
樂之所存哀之所順唯忘所樂者何待而不

拙焉是以內樂外不以外樂內也內樂外者
我暢於物外樂內者物變於我故同於失者
失亦得之矣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
下冥然萬物之上其自貴可所以然者因天
下而爲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
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自得者
天地萬物莫不得故達於心術之倫者即嗜
欲好憎外矣直爲善物是故無所喜無所怒
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是非之
倫生於愛惡心既無矣物自玄同故不知所
以遺而是非都盡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
不易之行雖未志所存已得自安之道也不
待勢而專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貸
財不貪勢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苟定
其分何所似待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四者同
在一安之道遂不至相反也且士女節操尚
能如是而況聖人全德者乎夫形者生之舍
也居舍在形氣者生之元也元本在氣神者
生之制也由制在神一失其位則三者傷矣
一失所養之位則並傷之也故以神爲主者

形從而利制之使不犯故利也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恣輕煨充口腹則害貪叨多欲之人顛冥手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智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即無由入矣形以剛強為閉中無和

氣為罪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外訪中募久乃願冥往而不知歸資盲忘之患也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神全則兼物由其靜也形固則支策在其動也豈可失盛衰之節哉是故聖人持養其神

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雖物之性本莫不順道也如此即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與所化而合與所變而通

守樸不加欲於性命之分而渾乎變化之根謂之樸也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不自動用與造化者為人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雖事

樸夫無為之為亦樸矣則體真之士靜動亦出乎虛白之域體本抱神以游天地之根體元氣之本抱變化之神居物象之先也茫然仿佯塵垢之外道遙乎無事之業性離所污直以無事為常機械智巧弗載於心審於無

瑕不與物遷害猶去也不載於心復何瑕哉則物之自遷奚與同往耳嘗試論之曰且夫物也者一時之所也向非今也理不至遷矣而評世之士定論之人尚正彼形不復隨矣況乎性與道合率之遂沈者哉見事之化而

守其宗不與物遷之謂心意專於內通達偶於一專氣無雜通而不異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無為無故弗學而知弗視而見與物同和與物自見弗為而成弗治而辨順天下而自成隨品類而自辨感而應迫而動不得

已而往未嘗先始如光之耀如影之效純粹之體清而能照虛而能應也以道為循有待而然循之則如待也此寄言耳廓然而虛清靜而無是其真體以千生為一化以萬異為一宗居原者同之也有精而弗使有神而弗

用不使而同可謂至精不行而通可謂至神也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寤無所想象其智不萌不先其物其動無形至應之迹不可見也其靜無體非有依而立靜存而若亡生而若死不自存生非無神妙之用出入無間不礙金石役使鬼神無心合虛故可

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者也有上之德乃能登至道乎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謂得所受之本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和氣接物而無間息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心不自生合時而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形同於

物故化神同於道故存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夫水火之功不能自制其類故化者不能化物不化者方能化可以不化之體化無窮之物故不可極也化者復歸於

無形也物之生也各歸其根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道在象先故生生者未嘗死其所生者即死化物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義已見上此真人之游也純粹之道也通玄真經卷之三